

# 作家的 读书生活

《中学生阅读》丛书



牛永江 何宝民 / 主编

文 心 出 版 社

《中学生阅读》丛书

# 作家的读书生活

文心出版社

## 作家的读书生活

---

文 心 出 版 社 出 版

河 南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河 南 第 一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960毫米 32开 6.875印张 121千字

1990年10月第一版 1991年6月第二次印刷

印 数 3,305—9,305 册

---

ISBN 7-80537-322-1

---

G·316 定 价 2.40元

主 编：牛永江 何宝民

副主编：陈 锋

编 委：牛永江 何宝民

杨清莲 吴泽永

陈 锋 郭 萍

本书执行编委：郭 萍

## 目 录

|                       |      |    |
|-----------------------|------|----|
| 坚持自学，学无止境 . . . . .   | 曹靖华  | 1  |
| 多读书，读好书 . . . . .     | 廖沫沙  | 4  |
| 听说书及其他 . . . . .      | 师陀   | 8  |
| 最初的课 . . . . .        | 端木蕻良 | 13 |
| 我中学时课外阅读的情况 . . . . . | 孙犁   | 16 |
| 我中学时代的阅读生活 . . . . .  | 丰村   | 19 |
| 漫谈读书经验 . . . . .      | 秦牧   | 23 |
| 读书生活漫忆 . . . . .      | 郭风   | 27 |
| 我喜欢书 . . . . .        | 白夜   | 31 |
| 公开的和秘密的 . . . . .     | 王汶石  | 34 |
| 读书务求深解 . . . . .      | 峻青   | 38 |
| 自学之路 . . . . .        | 韶华   | 43 |
| 读书趣事 . . . . .        | 胡万春  | 47 |
| 我是怎样读书的 . . . . .     | 黎焕颐  | 52 |
| 我爱读书 . . . . .        | 任光椿  | 56 |
| 一个初中没毕业的学生 . . . . .  | 宫玺   | 61 |
| 书，为我架起一座桥梁 . . . . .  | 曹世钦  | 65 |

|                          |     |     |
|--------------------------|-----|-----|
| 借书 . . . . .             | 邵燕祥 | 69  |
| 在绿荫掩映的小院里 . . . . .      | 韩少华 | 73  |
| 读书有瘾 . . . . .           | 中 申 | 77  |
| 我的第二种生活 . . . . .        | 杨晓杰 | 80  |
| 自得其乐 . . . . .           | 张一弓 | 83  |
| 饥饿才读书 . . . . .          | 乔 迈 | 87  |
| 如果你没有迷失…… . . . . .      | 田中禾 | 90  |
| “红楼”伴我度艰辛 . . . . .      | 古 华 | 94  |
| 忠诚的朋友 . . . . .          | 陈忠实 | 99  |
| 我的“长生果” . . . . .        | 叶文玲 | 104 |
| 只有所学，皆成性格 . . . . .      | 王 颖 | 110 |
| 如果我现在是个中学生…… . . . . .   | 陈祖芬 | 114 |
| 拾麦穗 . . . . .            | 李延国 | 117 |
| 怎能没有她 . . . . .          | 韩静霆 | 124 |
| 富有而聪明的朋友 . . . . .       | 李玲修 | 128 |
| 莫名其妙 . . . . .           | 袁厚春 | 133 |
| 漫读——心灵的遨游 . . . . .      | 伊 人 | 139 |
| 汨汨的乳汁 . . . . .          | 刘增山 | 143 |
| 吟诵在乡间小路上 . . . . .       | 王梓夫 | 146 |
| 关于读书 . . . . .           | 陈世旭 | 150 |
| 根据个性、气质、爱好选择书籍 . . . . . | 叶 辛 | 154 |
| 于博大处求精深 . . . . .        | 吴雪恼 | 157 |
| 痴人说书 . . . . .           | 谭元亨 | 162 |
| 我的感觉 . . . . .           | 刘兆林 | 166 |

|           |     |     |
|-----------|-----|-----|
| 书之恋       | 邓开善 | 169 |
| 书，通往理想的阶梯 | 杨东明 | 172 |
| 读书的选择     | 孙 颢 | 177 |
| 书的情话      | 李小江 | 180 |
| 一缕阳光      | 赵丽宏 | 184 |
| 偷书偶记      | 高洪波 | 188 |
| 一个充满乐趣的世界 | 吕锦华 | 192 |
| 诱惑 魅力 震撼  | 晓 剑 | 195 |
| 读书的秘密     | 张 宇 | 200 |
| 读出声儿来     | 钱 钢 | 204 |
| 我的“读书史”   | 王英琦 | 208 |
| 朝着生活之光    | 斯 妤 | 212 |

# 坚持自学，学无止境

曹靖华

曹靖华（1897—1988），河南卢氏县人，曾留学苏联，20年代开始翻译俄国和苏联的文学作品。主要译作有契诃夫的《三姊妹》、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等。著作有散文集《花》、《飞花集》等。

要谈我的“读书生活”，其实很简单：我只是个四年旧制中学的毕业生，中学毕业后，无钱升学，就走上谋生自学的道路。

我出生在豫西800里伏牛山的腹地，从小就拾柴、割草、放牛，农闲时读点书。最初我跟本家一位伯父读书。那已是80年前的事了。他教书只叫死读死背，不讲书的意思，因此读了几年，连《三字经》上头一个字，“人之初”的“人”字是什么意思也不明白。那时我父亲在离家30里路的朱阳关

“义学”教书。父亲知道我的情况，就把我带到他身边，跟着他读书。这时我才真正开始了读书生活。父亲教书，要求认一个字要知道一个字的意思，不但会读，还要会用。他用同一个字（词）造各种不同的句子作比较，讲它的活用方法。那时正是清末，在方圆几百里的读书人中，父亲的思想最新，最进步。他最先接受了反清统治的新思潮，并且很推崇白话文，说白话文宣传新道理。当时开封出了一种通俗刊物《白话报》，父亲就是这刊物的传布者。那时一般读书人都瞧不起白话文，而父亲却最爱“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我也最早从父亲那里接受了新思潮。

农村里读书，一般都是半耕半读。白天劳动，有时也能读书，比如放牛时可以读书，推磨时就把书本放在磨盘上，推一圈，读一句。但多半还是利用“三余”读书的，三余者，即“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雨者晴之余”。冬季天寒地冻，田间无活，下雨不能下地，傍晚收工之后，都是读书的好时间。生活穷，买不起纸笔，就用树枝在地上写，或蘸水在方砖上练字。

我跟父亲读了几年之后，就考上县城的高小，那是全县唯一的“学府”，学制三年。小学毕业后，凑了些盘费，步行四五天到洛阳，当年称“东路”，再搭火车到省城开封投考中学。我还记得临

行前，姐姐为了替我壮行，到邻居家借了一点白面，一匙油，替我包了一顿饺子。那时的旧制中学四年，中学毕业后，有钱人家的子弟都投考大学预科读两年，再入大学本科读四年。而我勉强支撑到中学毕业，无钱继续升学，我的学生生活也就从此结束。

这以后我先是到上海一家书局当校对，后来又 到安徽大通的一个小岛上教小学。一边谋生，一边自学。工余课后，别人用来吃喝玩乐的时间，我都用来读书，有一分钟时间就用在 学习 上，手不释卷，持之以恒。不久，上海渔阳里成立了SY（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后我被派到国外。回国后参加北伐，即使在戎马倥偬的战斗年月，也坚持不懈，读书自学。起初水平低，看什么都是似懂非懂。但看不懂也硬看，无人可问，懂多少是多少，由不懂到懂，慢慢积少成多，由懂得少到懂得多。

我自学了一辈子。俗云：“学问之道无穷”，又说：“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了。”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坚持看书，坚持自学，学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在 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指引下，紧跟着时代前进，稍一停步，就会落伍，就会被时代所抛弃。

这就是我自己走过的路。没有什么秘诀，也没有什么窍门。

## 多读书，读好书

廖沫沙

廖沫沙(1907——)，湖南长沙县人。

主要作品有历史故事集《鹿马传》，杂文集《分阴集》、《三家村札记》(与邓拓、吴晗合著)等。

列宁说过这样的话：“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若干万年以来，我们的前人在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所积累起来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财富，很大一部分贮存在书籍中。我们读这些书，就等于享受人类社会所留传下来的无穷无尽的宝物。我真想喊出这样一个口号：“人不读书，不能成人呵！”我还想和同学们说几句“读书”的话，讲一讲自己童年、青年乃至现在读书的事。

我小的时候，是个书迷。三岁，就开始读《三

字经》了。到了五岁，便进了故乡的一所私塾。后来，随着父亲工作的变动，我进过江华瑶乡学校、永州教会学校，接着，又回到长沙，在北门外的一所小学念三年级。学校旁边，有一座东岳庙。我开始学写作文时，老师出的题目就叫：参观东岳庙。这，就是我作的第一篇文章。记得，我是用半白话半文言写的，老师把白话文的字句都改成文言文。八九岁的时候，我就读《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水浒》等大部头的书了，而且能够看懂，也很着迷。这些书，虽然是小说，但也告诉了我们不少历史知识。初小毕业后，我先后进了长沙县立第二高等小学、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小。当时，毛主席就是附小的主事，他那时已外出从事革命活动，便请何叔衡代理主事。这两个高小学校的老师，大都是进步的青年，有些是新民学会的会员，思想很进步，常常拿一些新的书籍和刊物给我们看，除了学校订有北京、上海的大报以外，我们每个班还由同学自己凑钱订有本省的报纸，张贴在课堂的后墙上。我们在课余读这些书刊报纸。读了这些报纸，我的脑子如同开了天窗，看到纷繁灿烂的世界，思想大为活跃，我被这些进步的新书刊和报纸副刊深深地吸引住了。那时，没有现在这样的条件，用的都是油灯，一放寒、暑假，我回到乡下的老家，埋头于昏暗的油灯下，读书至深夜才入睡。

书本，是知识的海洋。它不但告诉了我许多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使我逐步懂得了一些人生、社会和革命的道理。

30年代以后，我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新闻工作。先后在湖南的《抗战日报》、桂林的《救亡日报》、香港的《华商报》、重庆的《新华日报》工作。办报，需要写各种各样的文章，需要各方面的知识，我只好更加拚命读书了。记得，1941年，我在香港《华商报》主编要闻版。每天发稿、组版、看大样，占去了我整个上、下午的时间。一到晚餐后，我就跑书摊子，收罗中外文的新旧书刊。回到住处，不是读、就是写。那时，我不但要写时事、政治方面的文章，而且还要写军事方面的文章。这样，我又发奋地读了一些军事著作。我读毛主席的书，就是从读他的军事著作开始的。

“文化大革命”的日子开始了，我作为“三家村”的一家，被关禁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最大的痛苦不是他们如何野蛮地批斗我，而是读不到书籍。连我随身带进去的几部马列的书，也被收缴去了。1972年以后，他们才允许我读一些书，这成为我狱中的一件大快事。列宁的《哲学笔记》等书籍，我就是在监狱里读的。现在，许多书页的天头地尾上，记下了我的心得体会，字里行间，圈圈点点，不少地方，划了杠杠。书，给了我知识，给了我信

仰，给了我胆量，也给了我辨别真假马列的能力。

今天，我已年过古稀，但读书的兴趣却至老不衰。也期望年轻朋友，趁大好年华读书，多读书，读好书！

## 听说书及其他

师 陀

师陀（1901—1988），河南杞县人。

原名王长简，曾用过笔名芦焚。作品有《芦焚短篇小说集》、《芦焚散文集》，长篇小说《马兰》等。

我最初受的学校教育是私塾。当别的孩子读“人、手、刀、足、尺”时，我读的是“人之初，性本善”，后来又读“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在私塾里，除了上下午外，早晨和夜间也必须读书。早晨天不亮，老师还在床上睡着，我们已到了“学屋”，也就是书馆，点起油灯，“子曰嘖嘖……”了。对我们孩子来说，现在回想起来，那简直是活地狱。可是孩子的吃苦，大人是不管的，横竖只要小孩上学，他们就算尽了责任了。

我在私塾里断断续续读了三四年，父亲打发我

去县城里上小学。我把“四书”、“五经”还给老师，在初级小学读了一年，考入高级小学。那时的高级小学不象现在，凡是读完初级小学的都有权利升入高级小学，而是必须通过考试。我在高级小学读了两年，每天下午三四点钟放学，别的同学回家，我则直奔城隍庙去听说书。说书在我们那叫做说白书，光说不唱，有别于坠子、道情。两年中我曾听过三个人的说书。我听的头一个说书人是个瘦小老头。说他老，那时他只有五十来岁，害着肺病，脸色枯黄，为着表示文雅，身上穿着破旧长衫。其实他是文盲，当时的说书人大多数是文盲。每天吃过午饭，他带着师傅传授的本子，到城隍庙前面的茶馆里，请识字熟人把要说的书念一遍，到傍晚去城隍庙说书。在开始说书以前，他得搬来向道士租赁的长凳、短凳、破板桌，然后把“醒木”往破板桌上一拍，老听众便陆续走拢来坐下去。我从他那里听过《水浒传》和《封神演义》。

他每天从傍晚说起，直到“定更炮”（每天晚上起更时衙门口放的炮）放过，鼓楼上的云牌（生铁铸造的形状象云彩的大牌子，悬在鼓楼里面）敲过，天黑下来好久，他还在用破折扇砍打削劈，用沙哑的嗓子学鲁智深大吼，破折扇是他的十八般武器。他说书真有本领，靠着师傅传授的本子，再加上自己的创造发明，能把书中的人物性格，配合

环境，说得活灵活现，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临其境。他说浔阳江李逵从酒楼上跳下去，武松大闹狮子楼，晁盖攻打曾头市，他说瘟黄阵毒气滚滚，殷郊被犁死时阴风惨惨……尽管这种种过去了60多年，每一回想，犹历历在目。可见我“中毒”之深。

可是那老说书人也确实很可怜。例如《水浒传》，若按原本计算，他每天说一回，顶多说两回，却得向听众收十次钱。每当说到节骨眼上，他拿起“醒木”往破板桌上一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便站起身子，顺手抄起收钱用的小筐箩。当时物价便宜，坐着的听众每次给他一个青铜制钱，个别人给他两个，站着的大多数摇摇头，表示白听。因为不占他出钱租来的位置，他也白送花的力气，并不强要。每次收完钱，他回到板桌后面，在自己的短凳上坐下去，从小筐箩里倒出收来的钱数一数，开始叹息日子艰难，请听众增加，“请再添十个，够买半斤馒头的钱。”听众中有慷慨的，从口袋里摸出一个青铜钱扔过去，他便说“谢谢”。接着又有人扔过去，他也说“谢谢”。这样不断的“谢”下去，而“谢”的结果，把钱再数一下，用乞求的声调说：“还差两个，哪位伸伸手，咱就说下去了！”简直象个老叫花子。他从傍晚直说到天黑以后好久，每天大约收到三百来钱，